



中国电影人 李俊
1922—2013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李俊

1922—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电影人李俊 / 杨光钰编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106-04035-2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李俊—生平事迹—画册
IV. ①K825.78-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1951 号

策 划: 李小戈
责任编辑: 纵华跃
封面设计: 邢森林
版式设计: 王雅卿 李 丹 郝 岩
责任校对: 张莉娜
责任印制: 庞敬峰

中国电影人 李 俊

杨光钰 编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29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俱乐部) Email: 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宝隆世纪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787 x 1094 毫米 1/16
印张 / 13 字数 / 1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4035-2/K.0171
定 价 168.00 元

时光不是野马

野马在牧人面前总有被驯服的一天

谁能驯服时光

让它在你身边多停留一分一秒

——摘自李俊笔记

自编自导《回民支队》 异军突起

大胆探索 勇于实践 农奴演《农奴》

“三位一体” 三下江西 命运多舛的《闪闪的红星》

烫手的山芋 恩怨纠结的《南海长城》

十六年磨一剑 《归心似箭》

影坛怪事 “许茂” 两家大碰撞

齐心协力 默契合作 共献历史巨片《大决战》

总导演若干个问题 “自问自答”



序

2014年元旦刚过，我去看望李俊导演的爱妻光钰（这意为珍宝的“钰”是李俊导演一生的珍爱），她和孩子们与我亲近叙话。我感应到李俊的气场仍在。光钰眸子里分明写着“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对逝世周年的爱人无尽思恋与一丝寂寥。

我拿到这卷书稿，书做得用心。李俊的自述，电影界专家们对他的评论都真挚、中肯。

李俊具有始终坚守又不断发现的艺术品格。坚守，使他的影片有浓烈的民族化风格；发现，使他的影片不断创新并培育出许多闪光的电影新人：摄影师、导演、美术师、作曲、演员。李俊功成不居，与人合作谦和又集思广益，尊重每个人哪怕是儿童演员。大家赞佩他。

说谦和，李俊导演又有他的傲，不喜欢的本子不拍，作者不让改动文学剧本他宁肯放弃，不趋迎权贵。这使他终成大器，更显示他思想、政治上的成熟。

影片《农奴》成为电影学府各专业的教材典范，历经半个世纪仍熠熠生辉。我因钟爱《农奴》，曾陪在片中饰主角强巴和兰朵的藏族演员去参观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我说：你们真有福。饰强巴的旺堆双手合十，虔诚地诵出“李俊”二字。

有一事要记。“文革”中，1969年我和李俊都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牛棚”“训练队”里，初秋的上午，造反派忽“勒令”我们全队放下手中的活儿速去大食堂卸粮。冒尖儿的麻袋堆在大卡车上，一麻袋大米两百斤。壮劳力一人扛一袋，其余的两

王晓棠
电影艺术家
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



人抬一袋。李俊太要强，非自己扛了一袋。他那时瘦弱，一袋大米几乎比他体重多一倍。我放好大米从库里走出，见李俊坐在食堂门内的木墩上已喘不过气来。我不顾自己“阶级敌人”的头衔冲他嚷：别再扛了！又跑去冲大卡车上的俩“牛友”喊：别再给李俊了。卸车毕，众人去吃午饭，我和李俊一先一后回“训练队”取挎包，其实是想说句话。当时严禁我们交谈，谁出声便是“反革命串联”。我将五个字简为三个字，说“青山在”，想他会点头或回“有柴烧”，哪知他停了一息，仰头吐出“春天来！”还冲我天真一笑。这一瞬即成永恒。十年后，当我读到他为影片《归心似箭》写的歌词“……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心中一热——在最艰难岁月里心底怀揣着春天的李俊，终于将信仰变成美文。这传唱至今的好歌怎么会是在双片完成后，为了片尾更隽永才谱写的呢？它应该是与分镜头同时诞生，水乳交融啊。

李俊导演终于远行。他是在深夜突感不适急送医院，待诊查中“坐化”升空！不别而别，绝袂而去，未给亲人多增一天繁累。这最后一曲和李俊的作品何其相同，凝练煞尾，醇韵无穷！

我在祭他的案上，敬奉的非白菊黄花，乃一束鲜丽、缀有珠饰的馨香玫瑰，为了李俊永和春同在，为了李俊的天真。

报载一文，说大师都具有天真童心，齐白石、丰子恺皆是。

信然，李俊当在此列。

王晓棠

2014年送春时节于莲花池畔

战士与诗人

刘 潇

2013年1月7日，李俊安详地离开了人世，这位从战火硝烟中走出的革命战士，这位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华彩篇章的大导演，这位被无数人敬仰的“大师”、“前辈”的电影工作者，骑鹤仙去，享年91岁。

作为中国电影第三代导演的杰出代表，李俊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在他几十年的导演生涯中，共完成了11部故事片、6部纪录片、5部舞台艺术片，既有大江大海般波澜壮阔的气势，又有涓涓溪流般深远隽秀的回音。他那“远看刀削斧砍气势宏大，近看精雕细刻不失其真”的电影风格，真正达到了“悲怆的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水乳交融”的美学境界。尤其是《回民支队》（1959）、《农奴》（1963）、《闪闪的红星》（1974）、《归心似箭》（1979）、《大决战》（1991）等作品，不仅是灿若星辰的银幕经典，更成为几代中国人难以磨灭的影像记忆。

刀锋——战士的魂魄

李俊1922年生于山西夏县，1937年投奔到当时许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圣地”延安，1938年进入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在八路军129师先后担任过文化教员、指导员、宣传科长，曾参加过百团大战、平汉战役、上党战役，担任过陕西军区、19军文工团团长，1952年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他已经在军队中创作过多部歌剧和舞台剧。

长期的戎马生涯铸就了他不服输、不低头的铮铮铁骨，也形成了他敢想敢干、敢打敢拼的工作作风。所以，他第一次尝试故事片《回民支队》，就刻画出了鲜明、灵动的马本斋，塑造出了一个经典的回民英雄形象；在他的一再坚持下，电影《农奴》全部启用藏族演员并在西藏当地实景拍摄，无意间成就了两个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而其对影像画面的大胆探索和实践，至今仍然作为重要电影文本被专家解读分析；在“文革”受到冲击时，他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已经做好了解甲归田的心理准备，可接到组织的拍摄命令后，立刻又废寝忘食地进入工作状态，拍摄出影响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在拍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时，与北影厂的同

名电影意外“撞车”，他不顾外界猜疑的声音，沿袭着自己一贯“敢比赛、不示弱”的作风，写下了“耕耘无收获，何惧人笑谈”的诗句，继续埋头创作；1987年，年逾花甲的他“临危受命”，再次执起导筒，担任了鸿篇巨制《大决战》的总导演，之前的中国银幕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结构复杂、人物众多、场面壮观、气势磅礴的大作品。电影投资高达1亿元，动用的军队超过500万人次，他犹如作战部队的总指挥，率领千军万马，克服重重障碍，完成了这部“空前绝后”的战争巨片，也为自己近半个世纪的银幕生涯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在李俊的作品中，我们总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坚如磐石的意志，一种气沉丹田的意蕴，一种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这是一个亲历过战争、怀揣赤子之心的人才能拍出的风骨，至今仍令人荡气回肠。

璞玉——诗人的情怀

李俊的铮铮铁骨下，还流淌着诗人般浪漫温情的血液，他关注对人性的探索和发掘，他电影中的诗情，并不刻意为之，却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弥散其中。他在执导第一部故事片《回民支队》时就已经开始探索“诗电影”的艺术风格。在拍摄马母临终的一场戏时，他让马母手腕的玉镯滑落，摔成碎片，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意，这个极具东方韵味的表达方式，巧妙地交代出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令人印象深刻。

在拍摄《农奴》时，李俊将“诗电影”的风格发挥到极致，黑白胶片的高反差影调，雕塑般的人物造型和意象化的构图，给观众以极大的视觉震撼。尤其是强巴、格桑两位主要人物，肤色发亮，线条粗犷，加上强烈的高光，宛如青铜雕像。这部有着强烈个人艺术追求的影片，融记录 and 故事、诗歌与戏剧于一体，大胆的影像探索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了独特的地位。

即使是在“文革”期间拍摄的《闪闪的红星》，也被李俊赋予了诗情画意和人性的光辉。在描写潘冬子乘竹排到茂源米号做地下工作时，文学剧本只有18个字：两岸青山夹着一湾绿水，一只竹排顺流而下。李俊在作曲家傅庚辰的建议下，配上了一首既昂扬又优美的插曲，这就是后

来被广为传唱的《红星照我去战斗》。而这 18 个字的过场戏，在李俊的镜头下，犹如一幅唯美流动的风景画，一首清丽旖旎的田园诗，一跃成为银幕上的经典片段。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李俊也没有放弃他对于人性的执著表达，将潘冬子爱憎分明、机智勇敢、纯洁质朴的性格特征刻画得丝丝入扣，这也是《闪闪的红星》能够超越政治语境和意识形态的束缚、随时代的变迁仍不断流传的重要原因。

在创作环境相对宽松的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李俊将一部封存 16 年的剧本拍成电影《归心似箭》，此时他对人性深度的影像表达已经达到创作生涯的巅峰。魏得胜和玉贞真挚含蓄的爱情故事，让无数观影人潸然泪下。这部散发着温暖人性光辉的电影，用中国人含蓄深沉的表达方式，成功地把握了英雄的爱情观，让爱情成为再现英雄本色的契机，并把对爱情的描写置于特定的环境之中，使之具有独特的色彩，令人耳目一新。初登银幕的斯琴高娃凭借此片一举成名。谈起该片的创作时，李俊曾说：“以前不是反对人性论吗？我觉得是不对的。你说人没有人性，那还留下什么呢？《归心似箭》就是在写人性，写人的感情。”他亲自填写了主题曲《雁南飞》的歌词：“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哀婉动人的旋律，至今萦绕在几代人观影人的心中。

1987 年，65 岁的李俊出任《大决战》总导演，影片包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部 6 集，既独立成篇，又可以联成一个整体，影片既描述了双方统帅及高级将领的思想、感情、性格，也表现了普通军官、士兵和群众的思想、感情、性格，而且在描述中避免了脸谱化、模式化的倾向。在双方统帅部分的战略方针、作战计划、战役指挥上完全忠实于史实；在细节描写、战争场面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进行适度的渲染、铺衬，因而使银幕形象在宏大真实的历史背景下显得更加丰满、生动，具有较强的感染力。他在《大决战》的导演阐述中写道：“是史是诗，既是史，又是诗，史中有诗，诗中有史”。这部电影确实担得起“史诗”的美誉。

如今，李俊已经仙逝，他用毕生的心血创造了一个时代的光影传奇，激荡着几代观影人的心灵。我们将永远珍视、景仰和铭记这位电影大师——李俊。

我 1922 年出生，1937 年离开家，那时候才 15 岁。15 岁跑西跑东，最后跑到了延安，到了延安我才有了真正落脚的地方。因为在抗战初期，各式各样的团体、各式各样的队伍有很多，找哪一个？不能乱找吧？那个时候，延安，很多人说是“中国的莫斯科”，所以我就到“中国的莫斯科”去了。



青年时代

四十年代



还在我的童年时代，老师教给我们的抗日歌曲：“告我亲爱的同胞，看那暴日多阴毒，夺朝鲜，灭琉球，吞并台湾澎湖，旅顺大连相继借租，此恨不报何时甘休。”我参加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我没有当过专业导演，更没有当过电影专业导演，一进八一厂就一步登天，干起导演来。当时八一厂从四面八方调人，相互都不太了解，但大家的干劲都非常大。谁能知道，我没来八一厂之前，我几乎没看过电影，其实并不稀罕，我没见过的事多得很。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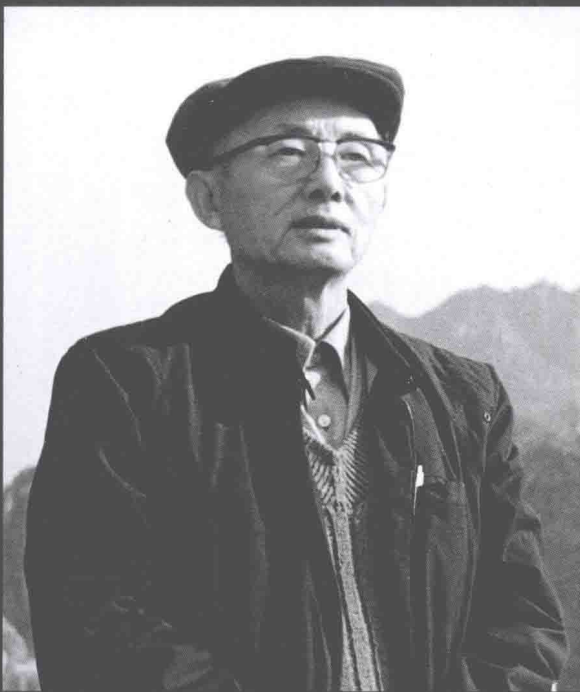


要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就等于没有自己。
不相信自己，还不如失败。

艺术的满足是在不满足中实现的。

风格就是坚持。

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绝对不能盲从，切记，
盲从比无知更可怕。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导演必须对观众负责，一部电影的好与不好，
观众是他唯一的裁判，他必须接受观众的考验。

艺术贵在创新，怕重复，不能重复自己，更
不能重复别人。要在自己创作的道路上，永远找
不到别人的脚印。

第一，相信自己；第二，依靠群众。

如果我的意见也是五分，我一定用别人的，那是我赚了。不用自己的意见，最大的好处，会有很多人给你提意见。



九十年代

新世纪



我的电影生涯，一年一月，一时一刻，一分一秒地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度过，我是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发芽的……

就这样，一干就是一辈子。